

張清訪問記

問：你以往在電影中多數擔任一些喜劇的角色，是不是你對這方面有特別的愛好，抑或是外型適合呢？請你談一談。

張清：其實我本身不很喜歡扮演諧角，但許久以前拍了一部「南北和」，製片家看了認為我很適宜演喜劇，所以交來的劇本也以喜劇居多。但努力去拍好一部能夠為大眾帶來歡笑的電影，畢竟不是一件壞事，雖然我最喜愛的還是文藝片。

問：這次你擔任一九七一年「大專戲劇節」的評判，有些什麼感想。

張清：我覺得過份的吹捧或批評都會破壞了香港的劇運。對年青人的成績，應該鼓勵多於指責。戲劇評判的困難是在於，不能夠沒有同情心，又不能夠有太大的同情心，有時許多同學的演出簡直一無是處，那該怎麼辦呢？同時每個人的欣賞眼光不同，評價也有分歧。所以我認為評判人應該是一個親密的朋友，態度要誠懇而且帶着關心。

問：剛剛你已談了些個人的歷史，可否再詳細說一說有關這方面的情形。

張清：記得演出第一部片子是「火」，但在拍攝的時候，我發覺自己真正的興趣其實是在於編導，而非演戲。在這個情形下，我對導演的一舉一動就格外留意，對鏡位、氣氛和剪接方面的興趣也很大，加上我在中學時期已經開始寫劇本，令我更相信我實在應該走編導的道路，不過那個時候經驗尚淺，而香港有關此類的教育機構非常少，全靠自己在工作中磨練，環境十分不理想。實習的工夫，例如排話劇吧，十年前我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組織了「業餘話劇社」，應用了許多電影上的技巧，好像「陋巷」中的燈光，便是經過一番心思佈置的。不久以後香港「商業廣播電台」成立了，也是我編導生涯的正式開始。但另外還有的職務如採訪及演戲等，往往忙得透不過氣來。一九六三，「麗的映聲」中文電視台成立，鍾啓文先生邀我加入，於是我便從電影、廣播轉到電視去。第一個導演的節目「我是偵探」，只有一幕佈景，財政相當短缺，只能多用道具來增加氣氛。而且很多瑣事都要自己處理，個中苦況，不足言表。

問：「麗的」與「無線」一直都在競爭中，實際上，「無線電視」的「免費」是佔有優勢的，以我自己來說，因為無力負擔「麗的」的節目費，因此便看不到「麗的」許多精彩節目了，對這些問題你有些什麼意見？

張清：兩家電視台的機數都很多，可見收費節目亦自有其一定的吸引力。舉例而言，許多家庭常常上館子用飯，並不是說

光吃家裏的飯菜便滿足了。娛樂口味也是大同小異，能夠有多些選擇，無論如何總是一件好事。

問：這是與趣方面的情形，不過許多家庭確實為了每月的節目費而不得不放棄收看「麗的電視」。

張清：我的看法是這樣，安裝了電視機，反可以節省不少生活上的開銷，以夫婦兩人計，出外看一回電影所需的全部費用，便足以享用一個月的電視節目了，所以說，認為節目費負擔太大，只不過是心理上的問題而已，實際上並不如此。而且比起老遠跑到戲院去，坐在家中看電視是舒服得多了。



↑ 編導演製全能的張清。

慧茵訪問記

問：我們都知道，你既是演員，又是教師，同時更是太太和母親，還要兼做媳婦，每一樣都十分的不起，可否請你談談怎樣安排日常生活的程序。

慧茵：答案很簡單，心無二用而已。我在學校裏很少會想到排戲的事。分別在於，教書我付出的是責任感，而演劇我卻覺得是一種享受。

問：電視劇與舞台劇有何不同？

慧茵：電視劇錄影後可以慢慢作修改，因此效果會比較完美，不過舞台每一幕排演滿意與否，自己大致也感覺得到的。

問：聽說你對學生十分關心，那到底是什麼令你在如此忙碌的情形下，仍然保持了敬業樂業的精神？

慧茵：聽說你對學生十分關心，那到底是什麼令你在如此忙碌的情形下，仍然保持了敬業樂業的精神？

問：你認為舞台劇有無受到時空的局限？

慧茵：聽說你對學生十分關心，那到底是什麼令你在如此忙碌的情形下，仍然保持了敬業樂業的精神？

以下轉第十一版



↑ 我們說慧茵好美。你說她美不美？

問：可否談些更私人一點的事情，你和慧茵是怎樣認識以至戀愛的？

張清：我覺得姻緣是註定的，最初大家都在

問：那你是不是說將來有很多娛樂會被電視所取代？

張清：並非將來，目前美國的電影業已受到電視的極大威脅，不少戲院改作了舞台，甚至貨倉。電影場也以攝製電視片集為主。香港的電影事業並不樂觀，即使沒有電視存在，也不見得會有什麼幫助，比如世界普遍的不景氣，就會影響到娛樂事業的蓬勃。

問：過去你拍過了不少粵語片，而現在粵語片的沒落，間接可說是拜了電視之賜，你可不可以談談自己的感受，到底你以前也是一個粵語片的演員啊。

張清：我會經身為粵語影圈的一份子，見到過很多過份粗製濫造的片商，雖然每個人拿出資本來的目的都希望賺錢，但也不能夠如此過份。所以我認為粵語片的致命傷本來並非來自電視，而是他們有時實在太不知自愛了。有些賣座的明星又胡亂接片來拍，漸漸亦受到觀眾拋棄。雖然如此，粵語片還是有一線生機的，然而製片家們在這次教訓之後，今後倘若再拍粵語片，應該知所振作了。

(完)

所有報社及作者 不得翻印

上接第二版

慧茵訪問記



慧茵代表作：「玻璃動物園」的跛足少女，「佳期近」的美麗媒婆。還有，珍妮。

慧茵：排演一個話劇，往往要費掉許多工作人員極大的心血和時間，而演出後卻不能留下半點片斷，這是十分可惜的。我演「玻璃動物園」的時候曾拍攝了一小段紀錄片，縱使如此，由於燈光、佈景的不同，所拍之片未能盡如人意，同時又沒有配音，也是無法可施的事。

問：這樣說來，舞台劇在某方面是比電影「有所局限」了，那話劇對你的吸引力到底在那裏？

慧茵：演話劇情感一氣呵成，比較暢快，電影便瑣碎多了，我懷疑是否電影演員難當一點。

問：舞台劇演員記台詞的本領也不起，就談談你用的方法吧。

慧茵：我的習慣是在排戲時集中精神，把感情投入戲中，這樣記台詞便沒有多大困難了。不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「套」，不能一概而論。主要在於表達意思，做到盡量口語化，避免過份受劇本所限制。

問：請問你是怎樣開始話劇生涯的？

慧茵：記得還在真光讀高中一的時候，尤芷韻是我同學，她對演出話劇的興趣很大，於是便拉了我一道加入青年會劇社，起初我對話劇沒有什麼特別感覺，只是鬧着玩，後來演出過一兩部，興趣才漸漸濃厚。那時候大家都有一個藝名，我也隨使用了「慧茵」這個名字，直至今日。

問：除了在舞台前演出，你還有沒有擔任其他幕後工作？

慧茵：對於話劇，我最感興趣的仍然是演戲。幕後工作，有時候幫忙化妝，此外很少兼顧到。我喜歡演戲的原因是從不同



的角色中，可以體驗到多種人生經驗，這些經驗，很多是在現實生活裏難以嘗試到的，例如說老年人的心境，就只有透過演戲去領會了。

問：你從那裏得到演技上的修養？

慧茵：以我來說，算得上十分幸運，當初加入青年會劇社時，得到許多話劇界的前輩指點，就這樣循着循序漸進，用不着自己胡亂地盲目摸索。

問：在接受演話劇前，你是先考慮角色，還是先看整個劇本？

慧茵：我一貫的習慣是先看角色的，只要我

認為適合，整個劇本是次要的。對觀眾而言，劇情當然重要，不過站在演員立場，我只考慮如何去演好劇中人。

問：可否談一下你旅行美國後的觀感？

慧茵：由於我兩次到美國都帶了小孩子同行，因此走的地方便不可能太遠，只是照例參觀了一些名勝，又看了一個歌唱喜劇，拿香港的水準和他們比較，我覺得在演的方面香港並不差，但舞台技巧則大為懸殊了。本來還打算看「毛髮」，可惜票子難買，我急於回港，趕不及了。

問：當地的民風怎樣？

慧茵：種族歧視相當明顯，例如說，有些房東在出租住宅時往往加上一句「黑人免問」，所以在美國黑人種是界限分明的。有一次，我和孩子到迪士尼樂園遊玩，碰上一羣嬉皮士在那裏弄得天翻地覆，嚇得我落荒而逃，十分狼狽。此外食物也不及香港美味。

問：你對電影的興趣怎樣？

慧茵：電影我很喜歡，不過有時候工餘疲倦，選擇看的多是娛樂性重的片子，平時要求才會嚴格一點。演員最喜歡的有安東尼昆，英格烈曼，蘇菲亞羅蘭等。這些演員扮演低下層人物非常出色，反觀香港有很多明星卻拒絕演出貧賤角色，令人遺憾。有時「業餘話劇社」也有同類情形，但他們本來並非為錢而演話劇，也不好意思再說什麼了。但有此現象總是不好的。

問：那麼譬如說我們的國語片明星。

慧茵：好像「家在台北」吧，歸亞蕾令我

喜歡，她的角色就讓我們去感覺到真實

，打扮得漂亮亮就反而不像了，但香港的電影就常常好像剛才所說那樣。

問：你喜歡歸亞蕾嗎？

慧茵：是的。她一點也不美麗，不過她懂得演戲，「家在台北」她就演得最好，全套戲只看她就夠了，那件長衫充滿了親切感，要是換上假睫毛眼蓋膏，我才不要去看，也不會喜歡。

問：你是說演員如果在演戲的時候也愛漂亮就不應該？

慧茵：是的，我甚至覺得這缺點不單存在於電影圈中，在話劇界有時也如是。這是不舒服的一件事。其實漂亮的角色誰不愛演？但是如果角色要求樸素，還是樸素一點好，因為對於一個演員來說，角色始終應該是最重要的。（完）

所有報社及作者 不得翻印

所有報社及作者 不得翻印